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七八年

冰心作品集

1976年—1978年



# 1978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 目 录

## 1978 年

- 一年级小学生的誓言 ..... (2)
- 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周年诞辰 ..... (5)
- 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 (9)
- 致胡絮青 (3 月 17 日) ..... (13)
- 笔谈儿童文学 ..... (14)
- 《小桔灯》新版后记 ..... (17)
- 三寄小读者 (通讯一) ..... (19)
- 三寄小读者 (通讯二) ..... (23)
- 旧话重提 ..... (27)
- 我也来谈谈时间 ..... (31)
- 悼郭老 ..... (34)
- 老舍和孩子们 ..... (39)
- “咱们的五个孩子”成长起来了 ..... (46)

---

颂“一团火” .....	(55)
三寄小读者（通讯三） .....	(68)
致茹志鹃（7月27日） .....	(73)
致季滌尘（8月12日） .....	(75)
三寄小读者（通讯四） .....	(77)
怀念老舍先生 .....	(81)
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新长征开始了 .....	(85)
《一九四九—— 一九七九儿童文学剧本选》序言 .....	(87)
追念振铎 .....	(97)
三寄小读者（通讯五） .....	(103)
《月季花》序 .....	(108)
十亿人民的心愿 .....	(112)
中美友谊史上崭新的一页 .....	(116)
三寄小读者（通讯六） .....	(119)

1978 年

---

## 一年级小学生的誓言

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  
我们一早醒来，从广播里  
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悲痛消息！  
幼儿园的老师含着眼泪，  
叫我们都画一张画  
来表达我们悼念总理的心意。

我画的是我自己——  
我左臂缠着黑纱，  
右手举着白花，  
比我的眼睛还大的眼泪，  
一颗一颗的往下滴！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八日，  
周总理逝世的第一周年。  
（党中央，

早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大家是多么痛快、欢喜！)  
这一天的早晨——  
幼儿园的老师，把我们  
带到天安门，严肃兴奋地  
向敬爱的周总理献花、敬礼。

我们回到了游戏室，觉得  
我们还是没表完的心意！  
我就让小东、小红、还有小爽，  
把大大小小的积木凑在一起，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给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  
盖起了一座很大、很美的纪念馆。

现在——  
我们都已是一年级的小学生，  
我们决心遵从毛主席的教导，  
坚持锻炼身体，  
更要好好学习，  
老师交给的工作，保证做到  
认真、积极。  
到了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八日，

不，在以后每年的一月八日，  
我们都要恭恭敬敬地向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汇报我们天天向上的成绩！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78年1月号。）

## 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周年诞辰

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五日，  
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  
有一个婴儿诞生了。  
他的急促而洪亮的啼声，  
冲开了中国黑暗的天空，  
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希望。

从这一天起，他不断地成长，  
他从中国历史的册页上站起来了！  
他英俊庄严、光华四射——  
他是冰雪般纯洁，  
    钢铁般坚强，  
    春天般和暖，  
    真理般朴素……  
这使得中国廿四史英雄人物，

都恭敬地退隐到他的光影之外！

他一生信定了一个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在四海翻腾

五洲震荡之中，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

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奋斗终生！

他一生跟定了一位领袖——

伟大的导师毛泽东！

他对他的领袖是那样地

忠诚、崇敬、热爱……

他全面地正确地体会了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为了贯彻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

他任重致远，任劳任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只有别人，没有自己，

无私无畏地

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岁月！  
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  
他那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

.....

他不能死，  
他没有死……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会死！  
“死”在他身上施展不出半点权威！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他一生没有自己，只有别人，  
这就使得中国和世界上  
每一个革命人民都成了  
优秀的建筑师、作家和诗人，  
每个人从自己亲切深刻的感受里，  
在自己的心坎上盖起了  
纪念他的壮丽的建筑物；  
在自己的纸张布帛上写出了  
纪念他的最沉痛的文章，  
最真挚的诗句。

纪念他的建筑物在不断地  
一座座地在人民心坎上盖起；  
纪念他的诗文在不断地  
一篇篇地从人们笔下涌现……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  
曾经赞叹地说过：  
“现在大家纪念他，  
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呵，我的老、中、青朋友们！  
在他这样一个巨大的形象面前，  
我们应该怎样向他学习？  
让我们永远学习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  
精神，

让我们永远记住：  
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五日，  
有一个永远使人怀念的伟大人物，  
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诞生！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78年3月9日。）

## 新诗发展的康庄大道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今天我作为一个诗歌的爱好者来发言。读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兴奋之极！我把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诗刊》编辑部的信，重看了一遍。我感到毛主席为新诗的发展以及学诗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就是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又说：“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这些年来，也有些邻居的青年人，写些诗歌来让我替他们看看改改（自然不是因为我是个诗人，只因为我住得近，又是搞点创作的）。我总是引主席那句教导：“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因为青年人感

情丰富，写诗时也是有感而言，但是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诗味”，没有“特色”，也不合于主席所讲的：新诗要“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现在的青年人一般的没有学过旧诗歌的形式和规律，比如说合辙押韵。就因为青年不懂平仄，不会押韵，他们的诗读起来就很拗口，读后更记不住。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青年人，用词牌来写“诗”，也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词学，所以即使他们写了一些“蝶恋花”、“清平乐”、“浪淘沙”一类的“诗”，但是除了每句字数相同之外，与词毫无“特色”上的相同，这正是毛主席所讲过的：“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诗的沿革，本来是从四言，五言，发展到七言，长短句，词，曲，最后成了新诗，或白话诗。这是很自然的，都是由于做的人多了，形式陈旧了，思想也由于因袭古人，而陈腐了；因为要打破束缚，诗体也就改变了。毛主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我想这的确是一条真理！

民歌是在劳动中唱出来的，真是精练，大体整齐押韵，这种例子，就举不胜举了。一九五八年，我在十三陵水库采访的时候，就听到“砸夯”的几个女社员唱道：

高抬起，争取四五八；  
猛撂下，走向水利化。

我想这词儿决不是早就编好的，因为她们是很快地一边“砸夯”，一边笑着唱的，前后还有许多，就只站着听了当中的几句，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还有一次，一九六〇年，我去参观丹江口水利工程。在工地上，我偶然看到墙报上一首工人写的诗，是：

工人到了丹江口，叠叠青山齐发抖，  
千军万马开进来，党的红旗前面走。

这诗的气魄多大！也和石油工人所说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一样，都是劳动人民的“人籁”，我也是一下子就记住了。

毛主席在这封信内，好几处提到了形象思维。新诗的形象思维，也得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决不能坐在深堂大院，高楼大厦里，搞“主题先行”，去生搬硬套。“四人帮”的那一套“反形象思维”，是和毛主席的作家必须深入群众，到工农兵中去的教导相对抗的，必须彻底清除掉！我的理

---

论水平太低，还是让我们的诗人们来讲话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78年3月第2期。）

## 致胡絮青<sup>①</sup>

絮青同志：

兹请赵惠中同志送上蓬体纱半斤，据说织成裤子，可防关节炎。在开会期间，文藻得了肺炎，现在医院中，我实在没有工夫亲自登门，因此请年轻人跑跑腿，对不起！

近况如何？孩子们都好吗？见面再谈吧。

冰 心

三月十七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

① 胡絮青，画家，著名作家老舍的夫人。

## 笔谈儿童文学

谈到儿童文学，那实在没有什么理论。我也写过几篇给儿童看的作品，如当年的《寄小读者》，开始还有点对儿童谈话的口气。后来和儿童疏远了——那时我在国外，连自己的小弟弟们都没有接触到——就越写越“文”，越写越不像。同时我还写一些描写儿童的作品，如《寂寞》等，对象也还不是儿童。这已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解放以后，就有意识地想写点儿童文学作品，我就去找儿童文学的定义，就是说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得到的答案，是和大家所了解的一样：儿童文学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童话、寓言、故事、诗歌、戏剧、小说等等，都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这生活一定要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曾经给我们深刻地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

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

我们现在儿童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呢？摧残儿童身心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以后，儿童也得到了解放。少年儿童摆脱了所谓“反潮流”、“交白卷”的精神枷锁，而奔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道。在这摆脱枷锁，走上大道的过程中，就有他们自己不少的问题，有他们自己的苦恼，也有他们自己的欢乐。这期间就有说不尽的事实，讲不完的故事。我们能不能从这些故事中，汲取为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写成有益于他们的作品，使他们能够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向着我们新时期的总任务，三大革命运动、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底下就是如何能写好儿童作品的问题了。要写好儿童所需要而又便于接受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怀着热爱儿童的心情，深入儿童的生活，熟悉他们的生活环境，了解他们的矛盾心理，写起来才能活泼、生动而感人。生活本来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是最要不得的！坐在书案前苦思冥想，虚构情节和人物、开头和结尾，最后只能写出一篇没有生气，没有真实，空洞而模糊的故事。这种故事，儿童是不爱看的。俗话说：“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据我的经验，儿童往往是最好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例子在此就不多举了。

有了生活以后，怎样才能写得生动、活泼而感人，这就要看儿童文学作者的技巧了。技巧是从勤学苦练来的。勤学就要多读，多读关于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或文学以外的古今中外的书，越多越好，开卷有益。苦练就是多写，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实，就写下来，听见一句生动的语言，就记下来。长期积累，偶尔得之，到了你的感情一触即发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好的作品出来的。

我讲的这些，也依然是空洞而模糊的，没有具体的作品来作为谈论的依据，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总之，只要是眼里有儿童，心里有儿童，而又切望他们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的文艺工作者，而不是因为想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而来写儿童文学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这个人也是眼高手低，但我愿意和热爱儿童的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努力。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少年文艺》1978年6月号。）

## 《小桔灯》新版后记

新版《小桔灯》里的四十六篇短文和诗，都是我在解放后一九五三年——一九六五年之间的作品，主要是为儿童写的。其中只有长诗《因为我们还年轻》（一九七二年）和散文《樱花和友谊》（一九七三年）这两篇，是为一处墙报和给外文刊物写的，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

我从头看了新版的校样，那些短文里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一时都涌现到了我的眼前！这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也有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孩子；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许多景象，也有世界各地使我怀念低徊的山山水水。我仿佛看到了这些黑头发或蓝眼睛的孩子们在围着我又说又笑……而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和国外的山山水水，更像一幅幅雄伟美丽的画卷，拉过了我的面前。这些温暖美好的回忆，把感激的泪水引上了我的眼角。我承认我没有把我所看到的人物和环境写到

好处，但我的确有一颗真诚的热爱毛主席和他老人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少年儿童的赤心。就是这一颗赤心驱使我写出这些作品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这个老文艺工作者，当然也是“文艺黑线专政”下的黑线人物，就是像《小桔灯》这样的不显眼的儿童读物，也没有能够和读者见面。粉碎了“四人帮”，阴霾尽扫，万里晴空，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小桔灯》在百花吐艳之中，也重新开放了。这朵花很小，本来就不显眼，但它也勇敢地站在扬光溢彩的群芳行列之后，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读者们的检阅！它希望在读者们的批评帮助下，这老树新枝上，能开出比《小桔灯》更有益于小读者们身心健康的花。因为我们革命接班人的健康成长，是有关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头等大事，我这个老文艺工作者，也要“老当益壮”，在有限的岁月里，为这件头等大事做出无限的努力！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小桔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7 月初版。）

## 三寄小读者

### 通讯一

亲爱的小朋友：

在我写《寄小读者》的五十五年后，《再寄小读者》的二十年后，重新提起笔来写《三寄小读者》，心情还只能拿五十五年前所讲的：“我心中莫可名状，我感到非常地荣幸”这句话来描述了！

我三次荣幸地和亲爱的小读者通讯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这一次的“莫可名状”的心情，是“宁静”多于“兴奋”，“喜悦”多于“感喟”。这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使我对毛主席的“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这段教导，有了无限的信心。几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和几年前“四人帮”的专横，都改变不了革命人民事业的逻辑！

我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才开始写作的，还

是从“五四”运动谈起吧。

昨天我去参加了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我的周围是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我的面前是两万多名北大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其中就有来自三十六个国家的留学生，还有一些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就是这些少年儿童，敲锣打鼓，挥舞着花束，把我们带进会场来的！

回忆起五十九年前的“五四”，那时，没有认识到革命人民力量的我，哪里想到我们会有这样光明幸福的今天？去年的九月六日，我写的《天安门，与毛主席的名字联在一起》这首诗里，第一节就是描写当年“五四”示威游行的情景：

五十八年前——  
我们一队队穿着  
长衫和裙子的青年，  
踏着丛生的春草，  
挥舞着零乱的小旗，  
走过破敝黯旧的天安门。  
我们喊：“打倒卖国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愤填满了我们的胸臆！

自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各族人民，把我们当时的最大的敌人——三座大山，彻底推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五四”运动时代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是如何地欢欣鼓舞呵！

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光荣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毛主席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极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扼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推行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把“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当做青少年的样板。亲爱的小读者，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看着你们身心备受腐蚀摧残的情景，也真是“悲愤填满了我们的胸臆”呵！

和人民心连心的党中央率领着全国各族人民，把万恶不赦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们又是如何地欢欣鼓舞呵！

亲爱的小朋友，“四人帮”这块大绊脚石搬走了，障碍扫除了！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新的长征，向着四个现代化迈进。到了本世纪之末，你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节，正在以灿烂的青春，贡献给壮丽的事业。做个历史的主人，这负担真是不轻呵！

你们现在要怎样地培养共产主义的情操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特别是发扬毛主席所指示的：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光荣传统，树立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这些，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里，在报纸刊物的论文里，在你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里，你们都看得听得很多了，你们要好好地记住吃透，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封信写得长了，在十几年之后重新提起笔来，总感到纸短情长，不能自己！好在以后我还将继续不断地写下去。这信赶在“六一节”和你们见面，就此结束吧。

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8年6月第3期。）

## 三寄小读者

### 通讯二

亲爱的小朋友：

在这篇通讯里，我给你们介绍一幅极其感人的图画，题目是《清洁工人的怀念》。画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正在和一位清洁工人握手。画上的题词，是以清洁工人的口气写的：

在这夜深人静的街头，谁想到总理握着俺这拿帚把的手，“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说得俺心中暖，热泪流。总理呵，有多少个这样夜深的时候，您操劳国事最辛苦，您挂念着人民的喜和忧。总理呵，谁说您已去，您没有走。人民的总理与日月同光辉，人民的怀念与天地共长久。

看！画的左上角，是人民大会堂，门前只停着一辆轿车，司机站在车边等着，是“夜深人静”了呵。周总理在操劳国事之后，很疲倦了，他走出人民大会堂，正要上车，抬头看见远远的大街的那一边，还有一位清洁工人在低头扫地，立刻健步走过宽阔的大街，用双手紧紧握住这位工人的右手，以短短的诚挚亲切的话，替广大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画的右上角，是落了叶的树枝，地上还有几片未扫尽的落叶。这位工人肩挂一只铁簸箕，左手握着帚把。深夜的秋风是寒冷的，但是总理的一句“你辛苦了”，使得他“心中暖，热泪流”。这幅画刻划出了人民的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关怀着每一个人的辛苦工作，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夜辛劳。总理是多么伟大呵！

自从我去年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看到这幅画后，印象就很深，今天向你们提起，就是因为今年四月下旬，我陪外国朋友到颐和园游览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触！

当我们走进园门穿过昆明湖边长廊的时候，我看见一路都有散扔的包糖果面包和包冰棍的乱纸。长廊两旁的栏杆上，坐着站着许许多多笑语纷纭的春游的小朋友。当然，那天园里游人很多，这些纸不一定是小朋友们扔的，但我却不能不想到这里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份。

走到长廊的尽头，我看见一位很年轻的女清洁工人，正在低头扫着地上的乱纸。我猛然觉得眼前一亮，周总理和清洁工人握手的这幅画，又高悬在我的面前！周总理对清洁工人的关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些春游的人，能不能以总理之心为心，能不能在公共游憩观赏的地方，多注意一些公德，多讲一些清洁卫生，来减少一些清洁工人的辛苦呢？

由于“四人帮”对于儿童教育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多少年来没有听到关于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宣传了。砸玻璃、拆桌椅等等都成了“反潮流”的“勇敢”行动，乱扔果皮糖纸甚至随地吐痰，就更不在话下了。想起在革命战争时期，伟大的毛主席和革命前辈们所率领的工农红军，在那样艰苦辛劳的情况下，还是一进到村镇，就扫地，就挑水……和人民打成一片，打出了一座红色江山，使我们今天能在这片辽阔壮丽的国土上尽情地观赏游览，尽情地呼吸着清洁新鲜的空气，我们又该怎样地来保护它珍爱它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肩负着提高我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你们现在是不是要在具体的事情上——哪怕是一件小事，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你们是在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的作风和传统，

来表示你们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决心呢？

小朋友们，“四人帮”的流毒必须肃清，“五爱”的教育必须重讲，让我们还是从《清洁工人的怀念》这幅画谈起。让我们以后在集体和个人出去过队日或做户外活动的时候，尽情欢乐之余，要记住，把游玩或野餐过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果皮糖纸之类的东西拣起包起扔在果皮箱或垃圾箱里。若是在山巅水隅找不到果皮箱或垃圾箱，就把这些东西收在挎包里带回来，丢进垃圾箱里。这种做法，也许老师和家长们都对你们讲过了，在这里，我就再提醒一下吧。

春去夏来，风和日暖，你们的户外活动一定更多了，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你们忠实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8年7月第4期。）

## 旧话重提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想起了一九五五年，我们响应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号召，在“给孩子们更多的好书”的题目下，一些同志在儿童文学作家会议上都发了言，这些发言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读书月报》上。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聚会了。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在“四人帮”的摧残和打击下，顶过来了，现在还都很健康，为繁荣儿童文学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不减当年，这使得我非常高兴！二十三年前，我们曾经表示了自己为孩子们创作的心愿和决心，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前几天有一位小朋友把这本月报送给我看，我看了既有感触又有更大的欢喜！这些短文中第一篇就是叶圣陶叶老的，他的题目是《大家拿起笔来》。他说：“这回响应号召算是开了个头，以后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为少年儿童服务，‘直到永远’——”他的这种“直到

永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向叶老祝贺！接下去是严文井同志的发言，他的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他说：“为少年儿童们多写些好的作品”，“这是中国的未来在向我们喊叫”。“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工作，加倍工作”。中国今天的“未来”，是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未来”，这任务是更迫切更重要了，我想文井同志一定会“加倍工作”的！第三位是科学家高士其，他的题目是《孩子们需要怎样的科学读物》。他讲到儿童科学读物要具有感人的力量，就需要“深入了解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和思想感情，此外还必须熟悉他们的语言”。士其同志是十分懂得儿童心理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医生给我家人看病，病人正在发烧，医生就给化验了白血球，说是白血球太高了，一定身体里有地方发炎。我家的孩子就问：人身白血球高是怎么回事。他告诉孩子，红血球好比一个国家里的老百姓，白血球就像国家里的军队和警察，是专政的工具。在一般健康的情况下，白血球只保持一定的数量，白血球多了，说明“国家”不稳定，有敌人来侵犯或内部发生动乱，于是军队就出来抵抗，警察就来镇压了。人身上长疮发炎化脓，这脓就是在和细菌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白血球！这样讲孩子听得很有兴趣，也记得很清楚。这可以算是形象思维。

第四篇是我的，我讲的题目是《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现在想起来，很惭愧，这些年来我没有给孩子们写多少东西。“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给我们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我从前也写过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解放前我写的《寄小读者》，因为当时选入小学的课本里，被批为“流毒甚广，危害极深”。这些年来，有许多中年人或青年人看见我，还常常提到这本书，我觉得这形式还是可以用的。五月四日那天，我去参加北大八十周年校庆，很有感触。回家后，我写了《三寄小读者》，寄给了上海的《儿童时代》，因为我的《再寄小读者》就是在那上面发表的。美国朋友曾对我说，你们国家有两亿少年儿童，比美国的人口还多。能为他们服务，我感到非常地荣幸！打倒“四人帮”后，解除了精神枷锁，现在“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我现在虽然去小学校体验生活有困难，但生活中到处还是可以接触到孩子，只要努力去做，还是可以为孩子们多写一些东西的。

接下去是陈伯吹同志的《从“繁荣创作”入手》，袁鹰同志的《多批评才好》。袁鹰同志说：“希望能够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向读者推荐一些好的作品，批评一些有缺点或者有错误的作品”。这很重要。袁鹰同志是搞报纸工作的，我们希望你能经常推

荐一些好的作品，也希望你要“吹毛求疵”，多做批评。

第七个是金近同志，讲的题目是《我的希望》。他说：“我还需要好好学习，还需要更大的努力……”他现在主持《儿童文学》，正在做出很大努力，我也向他祝贺！

第八个是韦君宜同志，讲发掘新生力量的问题，这也是刚才叶老发言中所说的：要做发现千里马的伯乐的重要的问题！第九个是包蕾同志，他希望各方面的专家多为儿童创作。这些都是繁荣儿童文学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今天是旧话重提，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把说过的话忘记了，而且都会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为孩子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过去人们常把工作的态度比做三种珠子，一种是如意珠，不拨就动；一种是算盘珠，拨了才动；一种是佛顶珠，拨也不动。我们为儿童工作的态度一定不要像算盘珠，拨一下，动一动，更不能像佛顶珠，拨也不动，而要像如意珠那样主动。把我们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后代，不断努力为少年儿童服务，像叶老所说的“直到永远”！

## 我也来谈谈时间

《山西青年》今年第五期上，有一篇题目叫做《革命导师是怎样珍惜时间的》好文章，我认为大家都可以拿来重读一遍。

中国古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西方资本世界也有一句话，是“时间就是金钱”。在我们这个要求以高速度来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的社会主义祖国里，我们说：“时间就是力量，时间就是胜利。”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都在努力夺回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所误用所浪费的十几年的时间，这是极其可喜的现象。我们必须知道，时间不但必须夺取，而且必须智取。怎样来安排时间，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从集体活动的方面说，第一我们必须遵守时间。遵守时间是工业社会的好习惯。在工业社会，也就是机械化的社会里，是一项活动紧接着一项活动的。电

钮一按，大小机器都一齐运转起来。一个小小的齿轮停止了，就会影响大局，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要完成四个现代化，也就是机械化的各项任务，就必须养成遵守时间的好习惯，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因为开会时，人到得不齐，就推迟了开会的时间。有了这种经验之后，主持会议的人就想出了一个把通知开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的办法。一般不守时间的人，也明明知道你已经把迟到的时间估计在内了，他们是照旧迟到，而严守时间的人，却白白浪费了半个小时！因此，主持会议或学习的人，必须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与会的人的居住地点、交通情况……等等都作一番合理估计，通盘筹划之后，再发出通知，然后斩钉截铁地严守时间。严守时间的会开多了，人们的不遵守时间的习惯就会转变过来的。

从个人活动方面来说，那就灵活多了，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就是最会利用时间的。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说：我的诗都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毛主席就是在战火纷飞年月里，在行军的路上，在按辔徐行或快马加鞭之中，哼出了他的几十首的雄壮美丽的诗篇的！我也看见过许多很会利用时间“见缝插针”的男女青年，比如说有的司机同志，在停车等人的时候，他们不是聚在一起去打扑克，而是坐在车上阅读报

刊书籍，一看就看上一两个小时，这时间一积累起来，就长得可观了。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利用时间的环境和条件，就看我们是不是会精心筹划，合理安排，充分利用，使得我们不但善于工作，善于学习也善于休息，做一个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能够高速度地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的人。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山西青年》1978年第7期。）

## 悼 郭 老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一颗中国当代科学文化的巨星，拖着万丈光芒从我们头上飞逝了，陨落了！

他并没有陨落，他永远不会陨落。他永远在广漠的宇宙中，横空飞驰。

六十多年以前，郭老在他的一首长诗《星空》中写道：

我迎风向海上飞驰，  
人籁无声，  
古代的天才  
从星光中显现！  
巴比伦的天才，  
埃及的天才，  
印度的天才，  
中州的天才，

星光不灭，  
你们的精神  
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  
泪珠一样的流星坠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

.....

唉，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

鸡声渐渐起了，  
初升的朝云哟，  
我向你再拜，再拜。

现在，我在初升的朝云映照之下，来写悼念郭老的文字，我几次住笔沉吟，我这支小小的笔，实在写不尽他的热情潮涌、才调纵横的一生，写不尽他的前进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创造的一生。我只能从我自己对他的景仰说起。

我在二十年代，就拜读过郭老的新诗，如《女神》，《凤凰涅槃》，《星空》，以及译诗译文，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这以后的许多作品。我对于这位诗人气魄之雄大，学识之精湛，有着很深的

敬佩！他的创作固然是清艳雄奇，而他的译诗译文，也是青出于蓝，不同凡响！不是对于中西文学、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者，是发挥不出来的。

我们也听到诗人在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以后又到了日本。他的研究文、史、哲方面的文章，都在我们年轻人中间传诵着。而我和郭老相识，还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

那时郭老正在敬爱的周总理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也算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一员。虽然我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也还有些朋友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老、老舍先生和其他人士。我记得在一个夏天的下午，郭老和老舍先生、冯乃超同志等上山来了，在我门外的山坡上，万树浓荫之中，遥望蜿蜒如带的嘉陵江，清谈了半日。过了几天，老舍先生就送来一张郭老赠我的条幅，上面写着一首五律，还有跋语，我记得诗上写着：

怪道新词少，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这十年来，我所珍藏的友人赠书、赠字、赠画，

丧失殆尽，郭老这张条幅也在其中！在我追怀悼念一位良师益友的时候，就会忆起我的每一件失去的珍藏的诗画，这对于我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幸而我还能看到许多郭老的字迹，有的是录毛主席的或是他自己的诗词；在毛主席纪念堂，在人民大会堂以及国内外的其他集会或名胜的地方，都能看到 he 热情奔放、龙蛇飞舞的笔迹。

郭老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感情是坚贞的、纯一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拯救祖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热爱毛泽东主席，热爱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以及每一个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献身的革命前辈。他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投射在他涌溢的热情之上，写出了许许多多诗、词、论文、剧本……来团结、歌颂了中国和世界的劳动人民，来抨击、反对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我有幸地几次在郭老领导之下，参加了国际的会议，听到了郭老精彩风趣的即席发言，更时常在招待国际友人的场合，看见郭老在国际友人的敦恳围观之下，欣然命笔；郭老的发言总是逸趣横生，写的字则是笔花四照。以其美妙的语言和文字艺术，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革命政治内容发挥得恰到好处，这一点我感到是可学而不可及的！

郭老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是在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之后，是在为全国科学大会写出了《科学的春天》那篇响彻云霄的向科学进军的号角的闭幕词之后，是在为中国文联常委会扩大会议写出了《衷心的祝愿》的闭幕词之后，才快意地与世长辞的。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要牢记敬爱的周总理对文艺界的培育与关怀，他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郭老！您的精神，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您就欢乐豪放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迎风飞驰吧！我们这些还在祖国土地之上的您的景仰者，定将努力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后收入《晚晴集》。）

## 老舍和孩子们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著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

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受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絮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

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

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我们的第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五三年在我写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那篇小说里，在七月二十九日那一段，就写到陶奇和她的表妹小秋看《龙须沟》影片后的一段对话，那实际就是我的大女儿和小女儿的一段对话：

看完电影出来……我看见小秋的眼睛还红着，就过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都好过了吗？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二十五年以后，我的小女儿，重看了《龙须沟》这部电影，不知不觉地又重说了她小时候说过的话：“‘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第二次解放了，可惜舒伯伯看不见了！”这一次我的大女儿并没有过去搂着

她，而是擦着眼泪，各自低头走开了！

在刚开过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了许多活着而病残的文艺界朋友，我的脑中也浮现了许多死去的文艺界朋友——尤其是老舍。老舍若是在世，他一定会作出揭发“四人帮”的义正词严淋漓酣畅的发言。可惜他死了！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股光柱合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就是热爱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下，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也挽救了文艺界，使我能在十二年之后，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如今是大地回春，百花齐放。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辛勤劳动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为本世纪之末的

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他们的东西！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戏剧》1978 年第 7 期，后收入《晚晴集》。）

## “咱们的五个孩子”成长起来了

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带着他弟弟妹妹们，来到我家看望我，他们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经采访报道过的五个孤儿。他们的来到很使我高兴，也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思绪。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五个兄妹由于父母相继病逝，成了孤儿。那时最大的才有十五岁，最小的才三岁。街道办事处即刻担起了抚养孤儿的责任，他们郑重地委托孩子同院的大婶大妈和学校里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报纸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来自全国的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这五个孤儿的住处；还有更多的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少先队员去到他们家里，帮助他们学习，做家务等等……

当时，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去访问了北京崇文

区的街道办事处、服务站，以及这五个孩子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大院、工厂、学校和幼儿园。我见到了照顾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人们，我也看到了每一个孩子。

### 在服务站内

服务站的站长陈玉珍笑着对我说：“那天，我开会回来就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着收的几件棉衣活，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们的，是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前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春节里要让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得了吗？等我回到站，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五个

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有，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五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 街道干部

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告诉我，“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了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因患胆囊炎，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高血压病，先后去世了。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的，悲痛而惊惶！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人

人民币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委托办事处的同志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

“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还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和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

“十五岁的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顾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当工人，分配到一个东郊的工厂，后来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设法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劳动模范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回家。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

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

### 田 大 婶

和这五个孩子住同院的田淑英大婶，与孩子们的父母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情，她对我讲述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有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我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里。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她谈到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西上，她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想一想。”她说：

“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心，我也是看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又来了，说，‘大婶，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了。”

### 到处有亲人

我们来到了五个孩子的住家，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床上被褥整洁，墙上挂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着书。

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讲到和他一起学习的团

小组的同志，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因为小同庆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吃饭。老师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

小同来的老师崔承京同志，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一课语文《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上课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诫他不要糟踏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分钱，都是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

二十岁的青年教师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贺的老师，她怕小同贺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每天放学后把同贺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不忘

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油。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着看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把正在休息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着我们笑。幼儿园的老师把照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负担啊！

### 他们成长起来了

这些感受，我都写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咱们的五个孩子》这篇报道里了，在这几年中我又访问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都来看过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过不多久，毛主席就让中央办公厅回信，勉励他们珍惜幸福的童年，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委托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派车把他们兄妹五人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欢迎外国朋友及外国儿童的宴会。宴会快结束时，邓颖超同志又一次来到他们面前，郑

重地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这五个孤儿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成长。现在大哥同山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姐姐同庆是北京市起重机器厂的技术员，妹妹同贺是北京市科技局的法文翻译，小弟同义去年高中毕业，到北京郊区通县插队，老三同来现在解放军中担任排长工作。

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在前进，“咱们的五个孩子”也在成长。

## 颂“一团火”

张秉贵同志和我斜签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背后的电风扇，发出有节奏的细响，扇起了满屋的凉风。我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抬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张秉贵同志，他也正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在望着我，仿佛我问一句，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他是要以他心中的一团火，通过我，传递给各条战线上的全国各族人民，使得大家都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火炬，浩浩荡荡地以最高速度，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阔道路上迅跑。

我想写张秉贵同志的先进事迹，不是从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期间开始的，那已是去年年底的事了。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里的年轻人，就让我写点报告文学，并指定我写张秉贵同志。我看了张秉贵同志自己写的《为革命站柜台》和当时《北京日报》上的几篇记者和评论员的文章，都觉得极其感人。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

了张秉贵同志的座位，休息的时间，我就去约他和我谈谈。当然，那时间很短，而且我也不便拿出本子来，做采访的工作。他和我谈的话，都跟他自己写的和记者写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记住了一句，就是他说他解放前曾在北京东城大华电影院旁边的德昌厚食品店当过售货员。那时我正在日本，而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却住在我大弟媳家里，就是新开路。德昌厚食品店就在新开路胡同西口的大街上。这时我猛然忆起，在今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我的儿女们在餐桌上热烈地谈着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一面笑着对我说：“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张师傅对我们可亲啦……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还说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他们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他写过信，怕耽误了他的宝贵的时间。

这一次，我就托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火！我感到使我们心中的火

越烧越旺的这一团火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推倒了压在人们心上的旧社会的万丈冰山，人们心中的这一团热爱新社会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这个道理，没有比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死生流转过来的，更透彻其中的了！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四。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

去当了学徒。那时我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我从七岁就出去拣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鸟的，说出名字来您也不会写！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们还靠一位‘老朋友’，就是一位邻居老太太，卖白薯的，她每天把卖剩下的白薯和白薯须子给我们吃。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贱职’啊，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带一块贴饼子在身边。我也不肯多拿，家里还不够吃呢！有一次我把这块贵重的贴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丢了！晚上回来，母亲问我‘一块贴饼子够不够？’当我低着头告诉她我把饼丢了的时候，她就哭了。她不但心疼这块饼，她也心疼我呵！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投奔在天津的舅舅，给这个作坊送了一个又大又轻的‘蒲包’，就算是送礼吧，其实他也买不起什么‘重礼’，这蒲包里只是一两斤的‘排叉儿’——就是一种油炸的面片。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

多得不能提了，随手一抹就是一摊血。天气暖一点到地上睡吧，一下雨，门前就是一条河！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上崇文门外金聚织布厂去当学徒。到了第二个年底，我学会织简单的白布了。照规矩，这工厂从旧历腊月二十六到新年正月初五，是放十天假的。我们学徒们还说放了假要到天桥去逛逛呢，没想到就在二十五这天夜里，工厂着火了！从机器房跑过来，我猛然想起要进屋去抢铺盖，那门已经拉不开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这工厂是在二、八月才需要人，到了冬、夏天就‘散’人，因为那时节生意萧条，布卖不出去。要不说‘资本家吃徒弟’呢！我想我已经长大了点，不如找个

‘买卖地’，免得老失业。十七岁上，我就去找在延寿寺裕兴烟卷公司当伙计的哥哥介绍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

“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本来在我耳中听着他的话，笔下记着他的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有向我涌来的一阵阵的海潮音。这海潮音里有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也有张师傅自己讲过的话，还有那些青年人的来信里的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的话。二十多年来，他腰板挺直地以新社会主人翁、人民的售货员的身份，站了革命的柜台，接待了近二百万个顾客。他以充满着热烈亲切的阶级感情的言语和行动，使得顾客们一进商店就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干社会主义越干越起劲。他以三尺的革命柜台，做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坛，使得没有尝到旧社会的苦的许多青年人，都心悦诚服地要拜他为师，要做他的革命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里，教导我们说：“在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年轻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

张师傅是在旧社会里，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踩着“地雷”给资本家站柜台的人，他深深地知道对那些以为不费气力就可以享福的年轻人，有做思想工作的必要！一位年岁较大的解放军顾客还对他说过：“咱们岁数都大了，要注意带好青年，搞好传帮带。”张秉贵师傅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来搞好传帮带的。让我们看一看这些青年人的热情洋溢的来信吧：

我几乎天天和售货员打交道，但像您这样的售货员极少见。多么希望像您这样的售货员，星罗棋布于天下。

希望您的精神能使千百万售货员都发生变化，使人民群众工作安心，学习安心，都能把宝贵的时间充分利用。

一个北京的高中生

我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普通青年，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在短短的几月中，就开了一系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各条战线上一派热气腾腾！在这种形势下，我应怎么办？这个问题经常在我头脑中回旋，但许多时候，就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对一件工作，缺乏一种信心……您站柜台几十年，为革命兢兢业业工作，我刚工作才几年，就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您终日不辞辛苦，怀着深厚的感情为人民服务，而我却把党的工作看作有贵有贱。看了您的事迹，我感到很惭愧，感到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老一辈对我们的希望……我还很年轻，各方面都需要像张师傅您这样的老一代人的指教……

一个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染织厂工人

我是商业战线上的年轻新兵，由于对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不牢，因此在工作上常犯冷热病：心情愉快，服务工作就做得好一些，心情不愉快时，对顾客

就冷言冷语，想改行的念头也时常发生。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新局面，商业方面也不断改进了服务作风……这大好形势常常激动着我，特别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您的讲话以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想了很多很多……如果在旧社会，像我这么一个没有父亲的贫农孩子，早就冻死饿死了，哪里会有今天呢？想来想去，我很惭愧，和张师傅您比，我是太差了。我决心向您学习，学习您的好思想、好作风，以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革命的事业……

希望您不仅带好身边的徒弟，而且也收下我这个远方的徒弟。我们虽远隔千山万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把我们的心的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一个绥化县杂货商店糖果部工人

在过去的那几年当中，我总想，干什么工作都比当售货员强，售货员拿东拿西，累得腰酸腿疼不算，还得陪着笑脸，多没意思。这一行简直是伺候人的，说什么也不想干这一行！可是自从看了您的事迹后，我越干越体会到“没有低人一等的工作，只有低人一等的思想”这句话的伟大意义！我决心永远当一名售货员！当一名您的徒

弟，用您的一团火精神来衡量自己，做一名勤勤恳恳不怕劳累和麻烦的人民售货员。

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

张师傅，我是一名七二年参加工作的商业新兵，五年多来，每天基本上都要和顾客发生争吵，不是硬顶就是冷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才明白是“四人帮”的“服务态度好会出修正主义”这句话，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我针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三大讲，同时在服务工作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得到了顾客的好评。我也写了决心书，表示要老老实实在地向您学习，学习您的好思想、好作风，希望您接受我这个徒弟……

一个沙市中心百货商店售货员

我是一名流动电影队的放映员，直接接触广大工农兵观众。我要学习您的一团火精神，对工农兵有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地勤勤恳恳不怕劳累和麻烦的精神，永远忠于党的宣传工作，永远做一名有益于人民的人！

亲爱的老同志，让我们在党中央的抓纲治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之火，燃烧得更旺吧！

一个北京市农场电影队工人

我是去年刚参加工作的一名年轻工人，因为工作需要，领导分配我在食堂做饭。可我不安心工作，嫌寒伧以为读了十二年书，如今干做饭这一行，低人一等，没出息。看了您的先进事迹后，对我的触动很大。您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只有低人一等的思想，决没有低人一等的工作。”我感到我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怎能使您放心呢？革命工作千万行，行行都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我决心要像您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把火红的青春，贡献给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一个北京生活管理处仓库工人

您的思想表现了先进阶级的精神，您的作为大大超过了三尺柜台。您光辉地实践着革命前辈们教导我们的那些有益的格言，它将温暖的春风吹遍四方……我们说旧世界一定要灭亡，因为互相关心与尊重的新风尚与新思想，早已是人民的生活憧憬与美好希望……

两个北京内燃机总厂工人

让我们广大的青年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像张师傅您那样，把我们的一言一行紧紧地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接好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五个北京下苇甸电站工人

您的一团火精神，使我这个年轻人，懂得了在各个岗位上，都是同样地为人民服务的，使我在毕业志愿和大学志愿册里，填上了“为人民服务就是我唯一的志愿”。

一个北京中学高二班学生

以上这些来信，不过是张秉贵同志所收到的几百封信中的几十封，而我所抄录下来的，也不过是我看过的几十封信中的七八封。我想还有许多没有写出、没有寄到张秉贵同志手里的信，像我的儿女们那样，想了而没有写，写了又没有寄，怕的是浪费了张秉贵同志的宝贵的时间。

我所看到的这些信，几乎都是青年人写的，都是给张师傅写的私函，他们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地向他检讨、向他立誓、向他致敬、向他学习……多么可爱的青年人！多么诚挚而热情的话语呵！这些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是我平时所不熟悉的，我们

的接触只在柜台内外，一买一卖之间，我们没有工夫谈话，他们也更不会向我交心！看了这几十封信之后，使我感到每一个三尺柜台，都有一把从张秉贵同志手里接过来的火炬，它熊熊地温暖了、照亮了每一个站在柜台外面人的心！

张秉贵同志还在笑着望着我——我是只顾沉思，忘了发问了！这时，我忆起张秉贵同志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后的一段是，“同志们，让我们一千二百多万财贸大军，跟着党中央，乘风破浪，进行新的万里长征！”我赶紧笑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一千二百多万财贸大军中，有多少位售货员同志呢？”

他笑着说：“大概有八百万吧！”

好！八百万售货员，一千二百万财贸大军，这星罗棋布、漫天遍野的一团团火光，会把我们的新的万里征途，照耀得多么光明，多么灿烂！

让我们都来接过这一团火！

让我们都来赞颂这一团火！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 三寄小读者

### 通讯三

亲爱的小朋友：

这封通讯间隔得太久了！前些日子我一直在忙些其他的写作，其实我的心里时刻都在惦念着你们！尤其是在上学年临末的那几天夜里，我望到我住处前面宿舍楼上的每一扇窗户里的灯光，都是亮到夜半，就知道灯下有许多小朋友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我是又高兴又担心。“四人帮”打倒了，老师和家长都敢于抓你们的功课了，你们自己也知道刻苦用功了。但是几年的积欠，在几个月几天之间，要把它补上，究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我真怕你们因为拼命补课备考，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把身体搞垮了。何况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对你们提出“三好”学生的希望，头一条就是“身体好”呢。

但是期末考试过去了，暑假来了，是不是可以暂

时歇一歇力，喘一口气，把暑期作业放一放，先痛快地玩上几天，等到秋季上学之前再赶着补上呢？我觉得这也是不科学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的六月十二日，我们中国科学文化界的巨人、郭沫若老爷爷和我们永别了。他在今年三月留给了我们一篇光彩夺目的文章，题目是《科学的春天》，我想许多小朋友都已经读过。有的小朋友也许还会背诵吧。在这篇文章里，他郑重地提出：“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赶”而又“超”。郭老爷爷又说：“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小朋友，关于时间的可贵，时光流逝之迅速，恐怕你们不像我们老年人体会得那样深刻！我常想，我已是将八十岁的人了，就拿八十年整段的时间来算一算，就有二万九千多个日夜（29,200日夜），就有七十多万个小时（700,800小时），就有四千两百多万分钟（42,048,000分钟），就有二十五亿多秒钟（2,522,880,000秒）

钟)，在这八十年之中，我浪费了多少的年、月、日、时、分、秒呵！我若是在学习和工作上努力地争分夺秒的话，我该可以多做多少工作呵。一想起来，我是多么难过，多么后悔呵！

那么，我是不是说小朋友们除了八小时的睡眠和吃饭的时间以外，都必须用于学习和复习功课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们要夺取时间，就必须善于使用我们用以夺取时间的武器，那就是我们的脑子，脑子这个最宝贵的武器，不用就要生锈，多用就更灵活，过度就会损伤。生锈或者损伤，它就不能锐利地去替我们冲锋陷阵、攀高攻关！

因此，为了使我们的脑子能够合理地工作和合理地休息，我们必须学会科学地安排时间。头脑这件东西，和小朋友一样，是十分活泼好动的，除了睡觉之外，它是不肯休息的（其实在我们睡觉的时间里，它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些童话一样的梦境……），但它在重复地做同样的工作，做得太久的時候，它就不耐烦而疲劳起来了。我有一位小朋友，是个“三好”学生。有一次我问他怎样能做到“三好”，他笑着说：“问题就在于合理安排时间。具体地说，我严格遵守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九时以前一定睡觉，早上六时以前一定起床，铺床叠被，洗脸漱口以后，做早操或跑步，在早饭后上学前，我就做比较繁难的作业，比

如算术。早晨头脑最清醒，做起作业来，往往事半功倍。上课时，我坚持专心听讲，专心做笔记，这样比下课后再去问老师或问同学就省事得多。午饭后，上课前，我一定按时睡午觉，这样，头脑得到了休息，下午上课就有精神。下课回家，我就做作业，但我决不使自己做到头昏眼花。我感到头脑疲劳了，我就给它换一种工作，比如说作文作不下去了，我就起来看看一些青少年读物和报纸，或做些户外游戏，比如说打球、跑步、或做些家务劳动，比如说打饭抹桌，涮盘洗碗，倒垃圾……”他说到这里，笑了，说：“其实现在我的同学们也都是这样安排时间的，各人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时间表就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都努力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使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向‘三好’进军的事情上面。我们觉得学会合理地科学地安排时间，就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开始！”

今天，我回忆着他讲的这些话，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也没有说什么“雄心壮志”，比如说到了本世纪之末他要做什么“家”等等，但他却有一股扎扎实实，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苦干加巧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二十一世纪，来实现他所要完成的新时期的总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他是在“时刻准备着”！

---

让我们都向他学习吧，祝你们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8年9月第6期。）

## 致茹志鹃<sup>①</sup>

志鹃同志：

得你信如见故人，不胜喜慰。这次文联大会你没有来，我正引以为憾，我本来是要到福建去，路经上海的，结果因此会也未去成！

你在我面前说“总之，老矣！”不觉得脸红吗？我也有关节炎，也有冠心病，血压高到 110~220（但是我的病也许没有你那么厉害），我不但做了外婆，而且做了“内婆”，孙男女内外共有五个之多（四男一女十二岁——六岁半），星期日就是我“安内攘外”的一天，即谢绝客人，一切朋友我都请他们不在星期天

---

<sup>①</sup> 茹志鹃，女作家。1925年9月13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43年参加新四军，在军区文工团工作。195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文艺月报》编辑，小说散文组组长。1958年发表成名作《百合花》。1960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相继出版了作品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文革”后，创作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短篇。还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

来。此外我要镇压这一群“小土匪”！——总之，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病有它的好处，使人少作无益的活动，孩子多了，使人的心思也活泼一些！

你们编的《上海文艺》真是不错，不是我当面夸奖，《上海文艺》上的文章既深刻又活泼，看出了你们的努力！我有空一定给你们写，现在各地要文章的信不少，但我没有什么生活，假如你不嫌我讲些小事的话，我有题目时，就给你寄去。

上海我的朋友不少，在北京也见到了许多，但因为住我住在郊外，人家也不容易来，我又很少出去，不过下次我若到上海，一定给你个电话，你若来时，一定给我个信，我进城来看你。

孩子们都好吗？见到她们时，代我问好，并说我身体很好。

祝你好！下次不许说“老”了，说得我怪难过的！

冰 心

七、廿七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 致季滌尘<sup>①</sup>

滌尘同志：

来信敬悉。我的散文，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勉强选上三篇，供你们参考。

（一）《小桔灯》

（二）《樱花和友谊》

（以上均见新出的《小桔灯》集内 164 页、191 页。）

（三）《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请参照北京人民出版社《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本 26 页，因为课本上用的和《人民文学》上的都有错字。）

匆匆 即颂

撰安

谢冰心

---

<sup>①</sup> 季滌尘，1928 年生，江苏无锡人。1951 年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长期担任《工人日报》编辑，1977 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现代文学编辑室诗歌散文组副组长。

---

八，十二，七八

（此信系对季滌尘同志编《散文特写选》（1949—1979）时，  
征询意见的答复。）

## 三寄小读者

### 通 讯 四

亲爱的小朋友：

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我常常收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作文。我真觉得一时无从说起，而且每一个小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我也不能一一作答。我想来想去，只能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实践说起。

首先，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事，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古人说“情文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真实的生活中，把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许多小朋友问道：“我遇到过许多使我感动的事

情，心里也有许多感想，可就是有‘意思’没有‘词儿’，怎样办？”那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除了多看书多借鉴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小朋友比我幸福多了！我小的时候，旧社会很少有为儿童编写的读物，也很少适宜于儿童阅读的东西。我只在大人的书架上乱翻，勉强看得懂的，就抽出来看，那些书也不过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以后就是些唐诗、宋词，以及《古文观止》等等，但是现在想起来，也就是这些古书，给了我很大的益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我自己对于毛主席这段话的体会是：借鉴前人的文章诗词，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词汇，使得我们在写情写境的时候，可以写得更简练些，更鲜明些，更生动些。

“四人帮”打倒了，不但有更多的少年儿童刊物和读物出版了，还有许多在“四人帮”横行时候，不能再版的现代作品，如《刘白羽散文选》，以及“四人帮”打倒了之后的新作品，如刘心武老师的《母校

留念》短篇小说集等也出版了。我只举了以上两本，其他还有许许多多，有待于小朋友自己去翻阅了——此外，重新出版了《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等古书，这些古代作品，都是经过精选的，有机会可以拿来看看，不懂得的地方可以看注解，还可以问老师；最方便的还是自己会用工具书，如查《新华字典》，或《辞海》、《辞源》。一个词或字，经过自己去查去找，也更容易记住。

就这样，你看的书多了，可以借鉴的东西也多了，你的词汇就丰富了。当你写一篇作文，如《我的第一位老师》的时候，你的第一位老师的形象，微笑地站在你的面前，你就会运用你新学到的词汇，来描写她的容貌、声音、语言、行动。因为你写的是你所熟悉的真人真事，而你写得又那样地鲜明生动，那自然就是一篇好文章。当你写一篇作文，如《动物园的一天》，你就会用你新学到的词汇，来描写出你所看到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的种种的颜色、动作和声音。因为你形容得那么逼真、活泼，就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欣赏和共鸣。这就是“情文相生”的另一方面！

小朋友，炎暑过去了，学校又开学了。我能体会到你们见到老师和同学们，以及捧着新课本时的欢喜情绪，这都是鼓舞你们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力量。我

希望你们不但要好好学习课内的书，有空的时候，也多看些课外的书，比如说，像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这不但是为帮助你写好作文，最重要的还是扩大你的知识面。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接班人，就需要这种力量，是不是？

希望你们爱书，好书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七八年九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8年11月第8期。）

## 怀念老舍先生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上是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二十多年来我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的芳邻好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多得数不过来！我从十二岁以后，就住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北京的居民里，满族人民就比较多，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就都是满族人。老舍先生就是我的文艺界满族朋友中最熟悉最敬佩的一个。

老舍先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劫掠，连这一个贫苦的满族人家，也遭到了“翻箱倒柜”。那时躺在炕上的不到周岁的老舍先生，竟被扣在一只空箱子下面！在洋兵毫无所得、悻悻而去之后，他的父母才从空箱子下面抱出来了这个不满一岁的舒庆春。后来又名舒舍予，就是现代名闻中外的爱国作家老舍！

我和老舍先生认识，是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和

他来往较密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在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等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抗敌工作，我也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一员。我因病避居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他就常常上山来访问闲谈，和我们一家大小，都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时期他赠我们的诗笺不少，如今只剩下了一本三幕剧《面子问题》的手稿。当时他认为这篇稿子写的还工整，送我作为纪念。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的许多珍藏的朋友赠书、赠画，大半都丧失了，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夫妇合作的一把诗画扇子。这本三幕剧稿，也只剩下了一部分。这损失，也同老舍先生的不幸逝世一样，永远无法弥补了！

老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他的著作，如小说、曲艺、戏剧、诗歌、翻译等等，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此我就不列举了。我在另外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曾说过：

“我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

的。”

以上讲的，是老舍先生在解放前写的对旧社会揭露、批评、抨击、谴责的作品。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中国、新中国的主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创作活动之中。他的写作精力是惊人的。他又最会利用他的时间，他在朋友谈话、社会活动和栽花、养猫之间，不断地完成着他的杰作。他的为人，更是和他的作品一样，爽朗、幽默、质朴、热情。可是就是这么一位难得的满族著名作家，竟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摧残压迫之下，不幸与世长辞了！一九七一年以后，我在会见美国和日本朋友以及回国探亲的华侨和华裔的时候，他们总是十分关怀地问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到过英、美、日本、南洋等地，在这些中外朋友中间不是陌生的！《骆驼祥子》这本小说在美国风行一时。儿童剧《宝船》曾在日本舞台上演出。对他们的问话，那时节，我除了含着眼泪说：“老舍先生已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了”之外，能说些什么呢？

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

---

一九七八年十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画报》1978年第10期，后收入《晚晴集》。）

## 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新长征开始了

接到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庐山开会的请柬，又从电话里知道了一些北京方面出席代表的名单，真是十分兴奋！我因为最近身体不太好，家里又有病人，这次盛会不能参加，这又使我十分怅惘。

我能够设想：在雄奇挺秀的庐山之上，秋高气爽，泉声山色之中，我的老、中、青朋友们，在粉碎“四人帮”，砸烂精神枷锁之后，意气奋发，团聚一堂，一定会群策群力地草拟出许多新的创作和出版规划来开始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新的长征。

华国锋同志在国庆二十九周年招待会上的祝词里说过：“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些话曾引起我的深思！我们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是为现在我国两亿少年儿童供给精神食粮的，这是一支在本世纪之末要担负起把我国建成为四个现代化强国的庞大的生

力军，为了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必须让他们既吃得饱又吃得好，我们这些做炊事员的，一定要努力作出色、香、味俱佳的饭菜来，让他们吃饱吃好，快快地健康成长，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他们全部的力量。

这两年来，儿童文学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很好的作品，有的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传记和事迹，有的是揭露和控诉“四人帮”对青年的腐蚀和毒害。写得都很真实，生动，这都是可喜的现象，良好的开端，我们还要向这方面努力，我只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图书馆或少年宫是否也可以向国外订购一些外文儿童读物？特别是关于科技的，浅显的，青少年可以自己阅读，艰难些的可以请人翻译。国外有些儿童读物教材比较广泛，图画也很活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是“借鉴”，或洋为中用之一法。是否有当，请考虑！

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

##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 儿童文学剧本选》序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给《剧本选》作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真是受宠若惊！我从来没有、也不敢写儿童剧本。我知道剧本是要上演的，是种种艺术的综合，这里面有绘画（饰景）、有音乐、有舞蹈、有表演……还有一切我不知道也讲不出来的东西，叫我这个不知道写剧本的甘苦的人，来为《剧本选》写序，真是逼着鸭子上架！

同志们说：别的儿童文学选集的序都已有人写了，你是一个老作家，这本选集的序言还是由你来写吧。

这时，我很难过！难过的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之下，我的老朋友老舍先生去世了。他若健在，这个担子不会落到我的肩上。还有我的老朋友张天翼同志，假如他不是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之下，身患重病，不能执笔，这重担也不会落到我的肩

上。但是一阵难过之后，我又微笑了，我笑的是：原来“老”也有占便宜的地方！因为是“老”作家，不管你是不是行家，也必须给你一个位置。实际上，能为这本选集作序的中、青年作家还是大有人在！

记得敬爱的周总理曾勉励过我们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因此，最后我觉得我还应该把这一任务接受下来，作为我学习的题目。

我静下心来，把经过编辑同志们精选过的，包括二十多年的二十一个儿童剧本，从头细细地看了一遍。第一本恰恰就是《报童》！这个剧，八个月前我曾在剧场里看过，最近又在电视里看过，每一次我都落了泪，现在看了剧本，我又落下了眼泪！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重庆，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在周总理领导下的《新华日报》这一方面军——“新华军”的战士——报童，就是这样地在暗无天日的雾重庆，围绕在顶天立地光辉四射的周总理的形象的周围，和诡诈残酷的国民党展开了勇敢机智的斗争的。这出集体创作的儿童剧，既有历史事实，又有儿童剧的特色，充满了儿童的正义感、幽默感和幻想。如第一场中草莽和蚰蚰儿的“打架”，蚰蚰儿的

形象和他的四川口音，都给我以极其亲切的感觉。还有第五场中，石雷和草莽在监牢里的对话和对将来的憧憬，也都是十分动人的。总之，这是一出很好很好的儿童剧。这本选集的第一炮打响了！

《枪》和《儿童团》都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配合八路军和民兵的对敌斗争故事，背景和情节虽然不同，但斗争都是惊险而又曲折的。在《枪》里，夺得了敌人的一支手枪的儿童团长王玉堂，他虽然爱不忍释他的胜利品，却又把它送给了最不自私的“从工作出发，为同志着想”的孙营长，使得这个儿童形象不但可爱而且可敬，也显示了“儿童团”是个共产主义学校的意义。《儿童团》里的敌人特务，是更狡猾残酷的，儿童团长牛娃，机智地故意让敌人捉住，趁机救出被敌人关在山洞里的儿童团员，保住了埋藏的机器，最后还把敌人引进埋伏圈里，情节很惊险，斗争也很尖锐复杂。

《小雁齐飞》和《小足球队》，可以说是从儿童生活中来又到儿童中去的深受欢迎的剧本。讲的都是校内或校外儿童生活中的“矛盾”。这两出剧也都是敬爱的周总理看过而且欣赏的。周总理曾关切地问起《小雁齐飞》这个表现青少年热爱科学的戏在小观众中的反应。听过汇报后，总理很满意，还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应该为孩子们多做贡献，多为他们演出，

要让孩子们热爱你们，把你们当做他们的老师和朋友。在看过《小足球队》后，总理走上舞台，拉住编导同志的手，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解决得也很好……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事业不光在课堂上，还要在球场上，剧场里。我深切地感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这些嘱托，不但对这两个剧本的作者，而且对于今后的许许多多的儿童剧本作家，也会像一团烈火，点燃了他们火热的心，添上了无穷的力量，为正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路上迅跑的两亿中国儿童，创作出更好更多的剧本。

《草原小姐妹》是一九六四年发生在蒙古大草原的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这剧本的上演，所以印象很深。（龙梅和玉荣这两位小英雄，我也都分别见到过。）剧本描写这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在暴风雪的茫茫草原上，舍死忘生地保护住了公社的羊群，那英雄的气概，一心为公的精神，使人十分感动。这里面也有极其浓厚的蒙汉两族人民的互助团结的气氛。作者在舞台上还让一个汉族男孩，代表小观众，以朗诵者的身份，把故事贯穿起来，使台上台下连成一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

《双双和姥姥》是很有趣的一出短剧，既有对话，也有唱词，讲的是热心于修建水库的三代人，中年的

一对夫妇已到水库去了，台上只出现一个姥姥和一对双生的小外孙。这一对弟兄都想到水库上去，利用他们的形貌相像，就和姥姥斗智，“藏猫儿”似地一进一出，结果被姥姥发现了，“正中下怀”，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到水库去了。我很喜欢这种趣剧，我想小朋友们也会喜欢的。

《梅花》是以梅花为背景的，一个除夕之夜尊师爱生的情节之中，插进了老师在旧社会和她的被卖了的哥哥欢乐重逢的故事，剧情到此发展到了高潮。

《妈妈在你身旁》是描写在台湾的贫苦儿童们，怎样地受着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傀儡国民党的欺凌，以及他们之间的同情互助，和对光明的祖国的向往。那个女孩唱的：

你受着风吹……  
受着雨打！  
妈妈会伸出手来……  
领你回家！

这妈妈就是祖国！年年都在享受着国际六一儿童节的快乐的小朋友，让我们都伸出手来吧！

《海防前线的早晨》是解放后在东海前线的少先队员和蒋帮空降特务斗争的故事。这和解放前的“儿

童团”的对敌斗争又不一样。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特务也更狡猾更凶狠了，少先队员们的斗争也就更加艰苦而紧张了。去报告敌情的小勇和放哨的丽英虽然都被特务打昏迷过去，和被灌了迷药，却仍是挣扎着苦斗，最后民兵和解放军围上来了！当这场艰苦惊险的斗争以胜利结束的时候，会使小观众们在紧张地屏住呼吸之后，纷纷拍手称快。

《进攻弱点》是一出有讽刺意义的趣剧。第一中队中队长项亮能，正在写“进攻弱点”的计划，这队的宣教干事萧长发，敲起小鼓，去“调虎离山”，让别的中队因都来听小鼓而不去注意自己该做的事情，好让他们自己去“进攻”别人的“弱点”。结果因为他们中队只顾自己写计划，只顾“调虎离山”，反而让第二中队小队长吴洪，来替他们整理了散乱的书籍，“进攻”了他们的“弱点”。这对只会空谈而不实干的“计划”，很有讽刺的意义。

《宝船》、《青蛙骑手》、《马兰花》和《巧媳妇》，都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比较大型的儿童剧本。有汉族的民间流行的故事，也有藏族的民间流行的故事。剧本都是出于老作家之手，写的也比较精彩，把这几段故事中善良和邪恶，被压迫和压迫者中间的尖锐斗争，写得十分生动。剧中都有唱歌，舞蹈，和儿童们所喜爱或厌恶的小动物、小植物，分别站在敌

对的一边。使得舞台上显得十分鲜明，活泼，生动，最后都是善良战胜了邪恶，舞台上歌声四起，一片欢腾。

《大灰狼》和《果园姐妹》这两出剧，有相似的地方。根据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狼外婆的民间故事，也都有序幕和尾声，也都有帮助三个姐妹的小动物和小植物。勇敢机智的三姐妹，都在这些小动物和小植物的帮助和提醒之下，打倒了“口蜜腹剑”的老狼。这告诉小观众们，伪装是欺骗不了人的，狼尾巴终久会被揭露被揪出来的。林彪和“四人帮”就是狼外婆这种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已经够惨痛的了！

《骄傲的小燕子》和《小公鸡》也有相似的地方，小燕子和小公鸡都以为自己了了不起的，而讥笑青蛙和小鸭，结果发现自己的本事并不大，而且大大地不如别人。使小观众们能够得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训。

《姐姐》是出短剧，“能替妈妈做事”的姐姐，在哄着弟弟睡觉的时候，自己也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拴在弟弟小摇篮上的小老头儿，把弟弟抱走了，结果是小木马和小狗帮她把弟弟找回来了。这表现了这个小姐姐的责任感，睡里梦里，她也没有把她的责任忘掉！

《金苹果》也是以唱词为主的儿童剧。金蛋蛋和

银蛋蛋两个弟兄，一同到森林里去找金苹果。路上金蛋蛋帮森林爷爷去扑灭野火，银蛋蛋却只顾寻找金苹果而不肯去，他遇到了装出非常“慈祥”的狼婆，把他引到山岗里。金蛋蛋回来找弟弟不见了，这时有白兔和黑兔送来了金苹果，说是给“关心朋友勇敢救火的英雄的”，还帮他帮把银蛋蛋救了出来，大家一起把狼逼进了陷阱。银蛋蛋羞愧地拒绝了给他的金苹果；说“咱们的幸福只有一个，就是共同欢乐和共同享受”。森林爷爷说，“那就让一切需要朋友的人们跟我们一起欢乐吧”。故事就在一片欢乐声中收场了。

我看过这二十一个儿童剧本之后，觉得这些剧本里的对话和唱词，都比较活泼、简练，没有冗长的说教或儿童所听不懂的深奥的歌词。剧中人物和儿童所喜爱的“拟人化”的小动物和小植物，也都是聪明勇敢地和正面人物站在一起，和坏人和坏的其他“拟人化”的动物（比如狼）作勇敢的斗争。故事情节里一般都有极其明显的爱憎，和极其活泼的对话，会引起儿童的正义感和幽默感。我认为小观众们是会喜欢这些剧本的上演，而且会受到很大的感动和教育的，（有些剧本已经上演过，而且事实上也真是如此！）我对这些剧本的作者们和选编这个剧本集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以上是我学习这些剧本后的体会和感想。不当的地方，请行家们予以批评指正！现在请允许我作为一个读者和观众，向儿童剧作家们提出我的最恳切的希望和请求！通过这次的学习，我深深地感到儿童剧是儿童文学园地里一朵最鲜艳的花朵。它通过舞台上的动作，颜色和声音，在儿童的脑子中留下了为其他文学形式力所不及的生动感人的印象！这些深刻的印象，会永远教育鼓舞着他们向远大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地奋斗着前进。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之后，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呼声，愈来愈高！有着两亿儿童的中国社会，是儿童剧作家们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我国的两亿儿童，和大人一样，也经过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横行时代，现在他们抬头又看见了天！他们也都会回忆起自己五六年或十年前受摧残、受欺骗、受腐蚀的过去，他们也身受、耳闻、目睹了林彪和“四人帮”所造成的社会、学校、家庭里的许多悲剧，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憎恨、迷惘和悲哀，而瞻望前途，他们又都兴奋、欢喜地看到万象更新，百废俱举的现在，这一支庞大的、在本世纪之末要实现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力军，正在以无穷的精力、无限的希望和无尽的想象，以万马奔

腾，万箭齐发的速度和气力，奔向光明而艰巨的将来。这其中不知有多少震动人心的故事，是以前的儿童剧作者们所不可能得到的素材，这些素材编成剧本，将在舞台上放出焰火般的异彩！我知道许多儿童剧作者们已经下去了，我切盼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早些在舞台上出现，让我这“老”作家，也和小观众们一同受到这幸福的教育和鼓舞！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儿童文学剧本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

## 追念振铎

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的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很有好感。

这以后，他到了上海，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我自己也不断地为《小说月报》写稿，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直接通过信。

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很密切了。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我现在所能记起

的，就有《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都是我所从未看过的。在我“因病得闲”之中，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和鲁迅先生共同编印《十竹斋笺谱》。他把收集来的笺纸，都分给我一份，笺谱印成之后，他还签名送给我一部，说“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第三部就送给你了”。这一部可贵的纪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贵的北京信笺，在抗战期间，都丢失了！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们当然都

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振铎在燕大教学，因为受到进步派的欢迎，当然也就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因此，当我们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上海了。他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访，看见他的书架上仍是堆着满满的书，桌子上，窗台上都摆着满满的大大小的陶俑。我笑说：“我们几经迁徙，都是‘身无余物’了，你还在保存收集这许多东西，真是使人羡慕。”他笑了一笑说：“这是我的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

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满天春气，老树生花，假使他今天还健在，我准知道他还会写出许多好文章，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我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我们大家面前说过，他和老舍，振铎，王统照四个人，都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来都比我大两岁。我现在还活了下来！我本来就远远、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一想起他们，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须尽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还能够做的一切的

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78年第6期，后收入《晚晴集》。）

## 三寄小读者

### 通 讯 五

亲爱的小朋友：

昨天下午有两位日本青年人来看我，我们虽是初次见面，谈起来却像旧友重逢那样地兴奋、欢喜！

这两位青年人，一位是日本东京日中学院（这所学院是专学汉语的，从一九六四年创办起，已经毕业了一万多名学生了）的教师，现在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教授日语。另一位是在我国工作的日本专家的儿子，他从小在北京，从小学念到大学毕业。他们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我们三个年纪相差半个世纪的人，却滔滔不绝地从中日两国几千年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血肉相连的文化谈起，谈到一九七二年九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声明、和今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以及今年的十月邓副总理的访日等等。我们都深深地怀念着亲切关怀中日友好事业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深信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有着深广的文化关系的、一衣带水的两岸的伟大民族，终究会紧紧地携起手来，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现在，中日两国十亿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周总理曾经说过，“饮水不忘掘井人”，日本朋友谈到这里，很难过地说：“周总理曾答应我们说，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在樱花盛开时节，他将到日本去访问。现在我们饮到了这股和平友好的涌泉活水，而我们竟然不能受到中国方面最伟大的掘井人周总理的访问，明年樱花时节，我们将如何地怀念他呵！”过了一会，我说：“你们在今年十月的‘万山红遍’、‘枫叶如丹’的红叶季节，不是接受了我们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吗？一桩伟大的事业，一定有很好的接班人，让我们都努力做他们的接班人吧。”小朋友，当时我说这些话，不但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和鞭策我自己。谈起中日友好，这二十多年来，中日两方的老一辈人，辛辛苦苦、一锄一锹地掘出了这一口清甜的涌泉活水，是走过了极其曲折的道路，做了极其艰巨的努力的！这个成果，来得不易，小朋友们必须永远铭记！

说起中日两国文化上的来往与交流，早在公元

一世纪的时候，汉朝班固所作的《汉书》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此后如唐朝的鉴真法师（死在日本），诗人李白的诗友、日本人晁卿（死在中国）等，他们对于交流文化的伟大事迹，都是我们所钦佩而且乐道的。此后两国有了更加频繁的来往，将来你们读历史时都会知道而且会感到兴趣的。

从我自己来说，解放前因为赴美就学，就有几次路经日本，解放后又参加了好几次的友好代表团去过日本，结交了日本的广大人民，参观过日本美丽的国土，就深深地感到我们两国文化上相互的深广影响和人民间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无论在文字上、绘画上、建筑上、医药上，甚至在穿衣吃饭上，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为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和平，我们这两个勇敢勤劳的伟大民族，一定要世代地友好下去。

这两位日本朋友，同我谈的话很多，那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悲愤地谈到“四人帮”对北京大学的摧残和压迫，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四人帮”粉碎以后的狂喜。那位日中学院的教师，同我谈到日本人民所最敬爱的中国名人，是毛主席、周总理和鲁迅。最后谈到中国的儿童，他说：“您不是很爱孩子吗？我也很爱孩子。我刚到中国不久，还没有同中国儿童接触的机会，但是每个星期天，我都带着照

相机，到公园去照孩子们活动的相片。我觉得中国的儿童，特别地天真活泼！”我笑了，我说，“你不觉得日本儿童也是天真活泼可爱吗？”他们也都笑了，说：“是呵，他们都是我们很好的接班人呵！”临走时，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再三地说：“我们希望您多为儿童写作！”

亲爱的小朋友，我实在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的喜爱和责任。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里，勉励我们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你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你们肩上负着：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国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重大而艰巨的责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希望你们也把我们肩上的促进中日和平友好的责任，分担起来，接受过去，因为这是我们拥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进步和平，所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祝你们健康、进步！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9 年第 1 期。)

## 《月季花》序

我为《月季花》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作序，是因为在百花之中，我最喜爱的是这种花，又因为这几位编者，都是我的朋友；尤其是我的“芳邻”——陈于化、杨百荔这一对科技人员夫妇，经常在清晨给我送来一把一把的、缤纷五色、清露凝香的月季花！这一束花就在一天的开始，给我以无限的欢乐和鼓舞。

月季花就是像东坡居士所咏的“花落花开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的（因此在中国，玫瑰常被称为月季）。在我的花瓶里，玫瑰花就从四月插到十月，从书案窗台上映散着艳彩和清香。

我不但喜爱玫瑰的色、香、味，我更喜爱它花枝上的尖硬的刺！它使爱花的人在修枝剪花时特别地小心爱抚，它也使狂暴和慌忙的抢花、偷花的人指破血流、轻易不敢下手。我认为花也和人一样，要有它自己的风骨！赵朴初同志为萧淑芳同志题花卉长卷所作的“临江仙”的第二首，是我所最爱读的：

不画玫瑰殊可惜，  
为君补入诗歌。  
色香绝代几能过？  
妙堪持供赏，  
人杰与仙娥。  
岂独爱花兼爱刺，  
锋嗜何减吴戈？  
不辞流血对摩罗。  
可能添一幅，  
惠我意如何？

我不知道淑芳同志替朴初同志画了玫瑰没有，这本书里就有许多幅很好的玫瑰的插图。我觉得这本书编得很好，不但把玫瑰花的命名、分类、使用、栽培和管理、繁殖、欣赏各方面都讲得十分详尽，而且插图也十分尽态传神。读者们自会去欣赏、阅读，不必我这个“剥削”园丁辛勤劳动的爱花人，来作什么介绍了。

但这里还有一些必须讲到的事，就是在几千种玫瑰之中，我所最喜爱的，是一种清艳无比、淡黄而略带绯红的“茶香月季”（欧美人一般称为 Tea Rose），这次看到书中有关玫瑰的材料，说这品种叫做“和平”（Peace），这就使我把今年五月十九日邓

颖超同志带给美国访华团的一朵嫩黄的玫瑰花时所说的“这种花有一个特点，初开时是淡黄色，开到后来就变成粉红的了，这象征着我们的友谊，开始时是淡淡的，到后来就会逐渐加深了”的这番话联系起来。我猜想邓颖超同志送给美国朋友的那朵玫瑰花，就是“和平”。这又使我加倍地喜爱这种象征中美人民友好的玫瑰！

还有使我高兴而感动的事，就是在这几位编者之中，除了朱秀珍和刘好勤这两位园艺专家之外，那四位青年人全是科技人员，他们都是由于爱好，而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很全面的园丁的。陈于化和杨百荔这一对学机械的科技人员夫妇，他们把业余的不少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栽培、研究、绘画玫瑰上面，我早晚出入，都从他们门口花圃边经过，看着他们不停地挖土浇花，有时扎煞着泥手，仰首向我微笑的情景，往往徘徊久立，不忍离开。这恐怕也是他们看出了我流连忘返的意思，而经常给我送花的原因！

编者之一的沈龙珠同志，是学无线电的，他和陈于化、杨百荔夫妇是北工的同窗好友，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栽培玫瑰的方法，就和他的已经退休的母亲张兆和同志（兆和同志也是我的好友，曾和我同在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过）在自己的小院子里种起了玫瑰花。听说长的很好。可惜他们住得

太远了，否则我也会去“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的！

编者之一的陈棣同志，他是学冶金，在他的母亲蒋恩钿同志逝世之前，他对于栽培玫瑰是还不大关心的。三十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兼课时，蒋恩钿同志曾听过我的课，我们交上了朋友。五十年代，她就开始了玫瑰的种植和研究。一九五八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她就去帮助大会堂设计周围的花坛，并贡献了家中全部三百多个玫瑰品种。她还和本书编者之一刘好勤师傅为天坛玫瑰园共同培养了近万株各类品种的玫瑰。一九七五年她不幸逝世。陈棣同志为了追念他的母亲，就把这个使祖国更加美丽的志愿继承了下来。他整理了母亲留下的许多实验材料，接上了一些交换品种的联系，他也以研究技术，翻译国外的关于玫瑰的图书刊物等工作，作为他业余的头等大事。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儿子纪念他的母亲的最诚挚的表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

（本篇曾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9月14日。《月季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

## 十亿人民的心愿

十二月十六日的上午，一百万张印着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人民日报》号外，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散发了！伟大的中国八亿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两亿人民，二十九年来真诚愿望终于实现了，街头巷尾，捧到号外的人，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我这个在美国学习过，到美国访问过，有着许多美国同学和朋友的人，怎能不感到加倍地欢欣鼓舞呢？

这一天我在满心的喜悦中度过，夜里睡在床上，想起许许多多旅美时期使人眷恋的往事，我还做了一夜的好梦。一觉醒来，拉开窗帘，我不禁惊喜地叫了出来，原来窗外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层很厚的雪被，匀整地铺在楼瓦上，栏杆上，窗台上……在松树的密叶上，更是堆满了丰满洁白棉桃一般的雪球。万籁无声，清新的空气里似乎闻到了松柏的芬芳。多么璀璨的雪景呵！

这时，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的广播里传来了大风

降温的消息，这是今冬的第一股寒流。我警惕地提醒我周围的一些上班上学的大小朋友们，做好防寒准备，来抵御这一场呼啸的朔风。谁知道从西伯利亚涌来的寒流，遇到了中国大陆上的强劲东风，却化成了满天瑞雪，滋润了中国辽阔的土地，也滋润了中国人民的心田，多么及时的而又和人民的情绪合拍共鸣的瑞雪呵！

从眼前的雪景里，我的旅美的回忆，在这银白的幕上，又一段一段地涌现了出来：慰冰湖上的雪，沙穰医院廊外的雪，“意大利式花园”里的雪……雪景里的人物，就有我的美国老师、美国同学、美国病友以及她们的亲友，这些都是我在半世纪以前，在我去国怀乡、岁暮旅病之中，对我同情、给我慰藉的美国人民。她们使我深深地感到人民之间的友爱和同情，是极其可贵的，对于世界人民的团结与和平，也是有极大的贡献的。我讲的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切身经验，但是在中美亿万人民之间，有过这种经验的，我知道决不只我一个人。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多少美国朋友，在枪林弹雨之中，和我们同甘共苦，而且突破了层层封锁，把中国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消息，向世界革命人民，做了极其热情详尽的报道。通过以斯诺先生的著作为代表的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文学，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我们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在这里，我向这些患难之交的美国朋友，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感谢！

二十九年来，尽管中美邦交还没有正常化，而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却没有中断过。就我个人方面来说，我的美国同学、美国朋友都曾给我寄信，带书；有的朋友——甚至是没有见过面的校友，都千方百计地想法到中国来访问。在紧紧的握手和热切的谈话中，她们倾吐了美国两亿人民的愿望。他们和八亿中国人民一样：都在波涛起伏的太平洋的两岸，遥遥地互相招手，互相呼唤。他们渴望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能够重新继续。他们渴望我们能够靠拢身来、携起手来为我们两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我们两国伟大的十亿人民应有的贡献！

如今，中美两国十亿人民的愿望实现了。二十九年来，我们在风霜雨雪之中，辛苦修建起来的友谊大桥上，将有千千万万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人们，各自涌向太平洋的对岸，热情地握手，亲切地交谈。我们谈话的题目多得很！除了畅叙离情之外，我们还要谈到十年、百年以及遥远的未来。在科学、教育、文化、经济以及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呵！

---

我这篇短文，只是一篇极短的前言，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我们的事业，方兴未艾！现在仅仅是个开始，以后将由我们十亿人民的后代，发扬光大下去。我们将有更庞大的队伍，更壮丽的场面，更灿烂的未来……

现在，让我们先来欢呼这光明的开始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期）

## 中美友谊史上崭新的一页

中美两国政府把建立邦交的消息提前宣布了。这对于渴望已久的中美两国人民，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喜讯呵！

中美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源远流长的。拿我自己来说，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就已到过美国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间，我在美国上过大学，住过病院。一九三六年我又再次访问了美国，因此，在我的外国朋友之中，大多数是美国人民。我在美国上学养病期间，我的美国老师、美国同学、美国病友都给我以极大的帮助和慰安。这些往事，我在那时写的《寄小读者》中都已经谈过了。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在留美以前，上学一直是走读的，没有和同学们朝夕相处过。到美国后和美国同学们一同生活、一同学习、真是“耳鬓厮磨”，无猜无间。在学习上，我们一起看书，一起讨论，互相介绍了中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我的假期和节日也都是在我的老

师、同学和她们的至亲好友的家中度过的。在我养病期间，她们更是不断地送花、寄书，还不远几十里地亲来探望。这一切，在岁暮旅病之中，消除了我的不少的孤寂情绪。在这里，还应当提到我的那些病友。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有的是店员，有的是打字员，有的病前还在高中学习。我们因病得闲，整天没有一点工作或功课，就以谈笑来消磨光阴。那时我到美国还只有两个多月，这个新大陆对我是十分新奇的，而“古老”的中国，对于这些姑娘，更是充满了神秘，我们互相探问的题目就更多了。加以“同病相怜”，我们的“谈心”往往谈得很深，从她们的谈话里，和她们所阅读的书籍杂志中，我也了解到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总起来说，通过我的美国老师、同学、病友以及我所接触的美国人民，我深深地感到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是热情好客的，活泼开朗的，也是富于正义感而爱好和平的。到美国留过学的中国人民之中，有这种体会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

二十九年来，我们两国的邦交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但是正像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教导的，我们也一直寄希望于伟大的美国人民！也就是在这二十九年之中，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民，还是络绎不绝！这其中就有我的老同学，老朋友，甚至我不曾相识的校友，也热情地来访问探望我，对我

诉说了美国人民对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愿望。我们都坚信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割不断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今天，中美两国人民的多年愿望终于实现了！展望未来，我是如何地欢欣鼓舞呵！

中美两国十亿伟大的人民，对于亚洲——太平洋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负有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我们处在人民的世纪，做着历史的主人，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日益增进的科学、教育、文化等等的联系和交流上，努力做一支强大的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让我们用上全部力量，来写好中美友谊史的崭新一页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妇女》1979年第1期。）

## 三寄小读者

### 通 讯 六

亲爱的小朋友：

窗外一声爆竹，把我从沉思中惊醒了，往窗外看时，我看见一个小朋友正在雪地上放爆竹呢。他只有七八岁光景，穿着一件蓝色棉猴，蹲在地上，把手臂伸得长长地在点一支立在地上的鞭炮。远远地还站着一个穿着红色棉猴的小女孩，大概是他的妹妹吧。她双手捂着耳朵，充满着惊喜的双眼却注视着那嗤嗤发声的鞭炮……多么生动而可爱的一幅图画呵！这使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每到新春季节，总会看见人家门口贴的红纸春联，上面有的写着：“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桃符就是春联的别名——这对春联，到现在也还有其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一声巨响的爆竹，一阵浓烈的硝烟，扫除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旧的东西，比如说，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之后，

家家户户的春联还要写上他们自己迎接新春的最新的决心和愿望，这不但是鞭策自己，也是鼓励别人！小朋友，一九七九年来到了，我们最新最美的决心和愿望是什么呢？

党的三中全会，向我们号召说：“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小朋友，你们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备军，今天，你们的着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四个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基础在教育，而中小学的教育更是基础的基础！那么，在中小学的课程里，哪一门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应当是语文！

文字是写在纸上的语言。认不清、看不懂文字就等于视而不见的瞎子；写不出、写不好文字就等于说不出话的哑巴。生活在旧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吃过的不识字的苦，我们听到看到的难道还少吗？

有好几位数、理、化的教师，都恳切地对我谈过，学生如不把语文学好，就看不懂数、理、化的书本和习题，对于他所认为最重要的数、理、化课程，就不会有很好的理解。他们感慨地说：“数、理、化学不好，拉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而语文学不好就拉了数、理、化的后腿。”他们讲得多么深刻呵！

学习语文本来就是要培养我们识字、阅读和写

作的能力，这是在四个现代化长征路上最起码的武装。语文又是一切装备中，最锐利的武器。语文学好了，工作才能做好，才能精益求精，学外语也是如此。还有，无论外语学得多好，如果不在本国语文上下功夫，也就不能把外语翻译得准确、鲜明、生动，也就不能收到“洋为中用”的效果！

要学好语文，上课、听讲、做作业，当然是主要的，但这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语文的门户开得大大的，除了课本之外，各人要自己找书看，看到好书后，同学之间还要互相介绍，也要向老师和家长请教。

小朋友，切不可把看书当作一种负担，看书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曾经这样说过：“我兴奋地、惊异地阅读了许多书，但这些书并没有使我脱离现实，反而加强了我对现实的兴趣，提高了观察、比较的能力，燃起了我对生活知识的渴望。”你一旦进入了生活知识的宝库，你就会感到又喜又惊，流连忘返。而你从这宝库里所探到的一切，就会把你“全副披挂”了起来，使你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成为一个无比坚强的战士。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拟定了一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的规划。拟定出版的

图书有：《少年百科全书》、《小学生文库》、《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少年科学画册》以及《外国儿童文学名著》等将近三十套。我们有了已经出版的许多儿童读物，再加上这将近三十套的图书，在将来的三年中，就足够你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游泳的了。不是吗？

我在充满了希望与喜悦的心情之中，向你们祝贺，愿你们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春节！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78年12月3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时代》1979年第2期。）